

紫砂壺



长篇小说书系之 拾陸

逝水

一个男人和四个女人的爱情绝唱

那是一个可以把黄金忽略为粪土的年代。一个男人的生命轨迹被时代裹挟得异常扭曲。于是，四个女人在他的生命中创造了爱的奇迹，用血和泪为他铺就了一条生命之河。

【旅美作家】 吴兰波◎著

中国华侨出版社

紫砂壺



长篇小说书系之

拾陸

女逝

一个男人和四个女人的爱情绝唱

[旅美作家] 吴兰波 著

中國華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女人河/吴兰波著. —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10. 10

ISBN 978-7-5113-0777-4

I. ①女… II. ①吴…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00231号

●女人河

著 者/吴兰波

出 版 人/方 鸣

责任编辑/崔卓力

形象包装/纸衣裳书装

版式制作/华 静·晓 月

责任校对/钱志刚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710×1050毫米 1/16开 印张/18.5 字数/256千

印 刷/北京溢漾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2011年1月第1版 2011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13-0777-4

定 价/35.80元

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26号3层 邮编:100028

法律顾问:陈鹰律师事务所 编辑部:(010)64443056 64443979

发 行 部:(010)64443051 传 真:(010)64439708

网 址:www.oveaschin.com E-mail:oveaschin@sina.com

目 录

第一章 大地是小姑	(1)
第二章 难忘初吻	(45)
第三章 霞之殇	(70)
第四章 弋河情缘	(111)
第五章 钢窗锈迹	(135)
第六章 魂系吊脚楼	(158)
第七章 一夜风流	(183)
第八章 蓝色的爱	(209)
第九章 走向彼岸	(267)
后 记	(290)

第一章 大地是小姑

—

人们常说母亲是大地，这话十分确切。对于我来说，大地是小姑，就更加确切了。我甚至还可以把小姑比作是我的母亲河，因为生我的是母亲，养育我成长的——是小姑。

我虽然接到了大伢子打来的类似讣告的电话，尽管大伢子是小姑的儿子，我还是不愿轻易相信小姑已经离开人世。因为六十年代初农村三年饥荒时，我接到过小姑的死讯，可小姑还是活过来了，一直活到饥荒过去了，活到家家户户过上了好日子。我相信小姑这次也一定能活过来。我在心里默默地念叨着，小姑平安，小姑健康长寿。但接过电话，我还是丢下手头的工作，怀着一颗忐忑不安的心，立即动身，赶往小姑家的村庄。

我母亲死在月子里。母亲生下我几天后就发烧不退，也就是产后感染，搁现在打吊针兑几瓶抗菌素就好了。那时中国太落后，日本鬼子还跑来烧杀淫掳，哪儿有抗菌素？城里洋人开的医院里有，叫盘尼西林，据说比金子还贵，买不起。乡下人生病了，不是将病人抬到城里医院看医生，是抬菩萨。

我老家展坝村的祠堂里供着一尊展公菩萨。传说几百年前展氏家族这位生卒年月不详的展公，读了很多医书会看病扎针，深

外婆

受乡亲敬爱。他一辈子没结婚后来不知为什么出家当了和尚，死后升了天成了神仙。家族请一位能工巧匠用泥巴将他塑成菩萨涂上油彩，还他生前的光辉形象，衣冠整洁，和颜悦色，放祠堂里供着，让他不辞劳苦继续为当地百姓医疗保健事业作贡献。

展公菩萨为乡亲看病抓药也不难。五六岁时我见过。四个壮汉抬着泥菩萨就在村里村外转悠，一旦停下来，家里人就在四周寻找，杂草树根癞蛤蟆皆可入药。听说也有吃了药病愈的，可那年我母亲却是死于展公菩萨抓的药。

我母亲发烧不退，不是因为家里穷没钱进城里医院。是我父亲不在家。父亲在南京上中学接受了进步思想，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婚后没几天就丢下难分难舍的妻子投身革命去了，直到我母亲临产他都没回来。家里只有我奶奶，她老弱无能拿不定主意，就按乡里的习俗抬菩萨抓药。母亲咳咳呛呛喝了两口热腾腾的草药汤，两腿一伸就一命呜呼了。母亲的音容笑貌我丝毫没有印象，这也难怪，她咽气时我只能算是个有一点生命的小肉团子。

母亲死后，父亲回家料理几天还是出外去革命，把我丢在乡下让奶奶抚养。父亲不是参加新四军打日寇，他娶了后妻在城里过日子。我长大了在电影上看到，解放前在城里过日子做一份体面的工作，经商做买卖或是在当时的政府机构混个一官半职，暗地里干革命叫地下斗争，比上战场刺刀见红还要惊心动魄，这才对父亲的身份有了些了解，心中平添了几分自豪。

那年奶奶五十多岁，裹着小脚行动很不方便，就请一位远房亲戚家的十二三岁小姑娘来带我。她其实和我家没有一点亲缘关系，远房亲戚只是说说而已，有个名分，好让我喊她小姑。

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姑娘带一个小肉团子可真不容易。

小姑家住在三四里外的杨湾村，每天一大早赶过来给我穿衣起床，然后抱着我东村西村找有奶孩子家的婆娘去讨奶。后来干脆就在我家住下，起早摸晚带我。周岁后，我断了奶，小姑还是背着我在村子里晃荡。我饿了哭了，赶快回家煮米糊，怕我烫了自己先用舌头在勺子上舔一舔，吹一吹，再喂我。小姑抚育我五六年，我有些懂事了，小姑也长成大姑娘。

小姑长成大姑娘，小姑谈恋爱了。和小姑相好的是我二大叔展仁浩。那会儿我什么也不懂，只记得他俩常带我在一起玩耍，特别开心。二大叔在南京上中学，放暑假回来带我到河塘里划水。我三岁就喜欢玩水，捏着小鼻子沉下去扎猛子就是二大叔教我的，他嘻嘻笑着，好乘机在水里摸我的小麻雀，我护痒，害我呛了几口水，我哇哇地哭了起来，小姑蹲在塘边捂着嘴巴笑。

展仁浩只能算我同宗的叔叔。他的父亲展德发是我已故祖父的堂兄弟，我喊他二爷爷。展德发的大儿子早死了，希望全寄托在二儿子展仁浩身上。展仁浩高中没念完就回来了，找人把村上的祠堂打扫干净粉刷一新，置了些课桌椅，办起了展坝小学，按洋学堂规矩打铃上课。村民多数夸赞，但他父亲说儿子没出息，回乡办学是假，急于成家是真。但二大叔并没有急于成家。

展家祠堂挂起了“展坝小学”牌子的头一天，我就进了这所祠堂小学，展仁浩就是我的启蒙老师。他在家是二少爷，在学堂里，学生们都喊他二先生。

是二大叔让我上学的，书本和铅笔也是他给的。没有书包，小姑找一张厚一点的纸折叠起来就可以夹着书本上学了。早上小姑把我送进祠堂，搁椅子上坐好，自己就退到门口也不走。开头几天我老是偏过头来看门外的小姑，瘪着嘴想哭，小姑也不进来抱我，她就靠在门边望着我笑。过几天我上学不哭了，小姑还是一直靠在门边，我有时偏头看看她，我发现她不是在望我。她是走神了，她望着讲课的二大叔在笑呢。

小姑带了我五六年不走神，没出一点事。一走神，出事了。

那天快要放晚学了，孩子们还伏在课桌上做作业，二先生不在课堂上，也没看见小姑站在门口。他俩许是躲哪儿谈心去了。正巧，村上不知哪家有人生病，到祠堂里抬菩萨。孩子们一窝蜂都离开座位跟着抬菩萨的后面跑。我没看见站在门口的小姑，也就丢下书本跟着孩子们一起跑，一直跑到村西口。小姑从没带我来过村西口。菩萨抬回去了，我就留在那儿玩耍。

小姑来到教室门口一看，学生们跑光了，只看见我的课桌上摊着书本，她拿起我的书本赶忙往回跑。进门就问奶奶，舒舒可

妞儿

回家了？奶奶说没见舒舒回来。小姑这一下慌了！她丢下我的书本赶快出门去找。听人家说孩子们一窝蜂跟着抬菩萨的看热闹去了，又有人说，菩萨抬回去了，她又跑回祠堂一看，一个孩子也没回来，只有展公爷端坐在他的宝座上，小姑急出一头大汗。

小姑赶往村东口的大龙塘，那是二大叔常带我玩水的塘口。没人。她知道我玩水从来都是脱得精光光，一看塘埂边上也没有衣裤鞋袜肯定没下水。小姑不急了。她转身回村。再找。当小姑出了村西口上了大圩堤，看到的是她料想不到的惊险一幕！

村西口有一条大圩堤，圩堤外是草滩，也就是村上的放牛场。放牛娃都是十来岁，一个个脱得精光光，有的骑在牛背上，有的躺在草地上睡懒觉，一顶破草帽把脸盖住。金灿灿的夕阳照耀下，十几条水牛散在草滩上低头吃草，那风光很美，偶尔有两条牛碰上了牴起角来，放牛娃围上去起哄，草滩上显得生机勃勃。

放牛娃都认识我，看见我来了，草滩就热闹起来。有几个跑过来喊我，“舒舒！快过来骑牛！骑牛好玩！”

我很想骑牛，又怕，走到草滩边，止住了步子。有一个放牛娃牵着我的手说，“不用怕！舒舒，快把衣裳脱了吧！”

我架不住哄，就把衣服脱了，走进了草滩。一个大一点的放牛娃立即从牛背上溜下来，把我连抱带推，送上了牛背，接着他自己也一跃而上，把我搂在怀里，说，“舒舒！我四岁就敢一个人趴在牛背上骑啦！你都五六岁了，还怕什么怕！”

他搂着我骑了一会儿，我觉得很好玩，一点也不怕，他就从牛背上溜了下去。我一人骑在牛背上情况就不对劲了。那牛先是缓缓移动了两步，接着就跑起来！牛一跑起来就吓人了，那牛背上是一个脱得精光光没骑过牛的毛伢子哦！十几个放牛娃也吓得叫了起来。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小姑来到了大堤上！

小姑被吓懵了！但她立刻回过神来，顺着大堤的斜坡直冲而下！一直跑到那头牛的前面！她根本没去想那奔跑的水牛撞倒她怎么办！好在那牛看见有人跑过来，就停下了，没撞着小姑，但我还是从牛背上滚了下来！小姑大喊一声，“舒舒！”

小姑慌忙从草地上把精光光的我抱起来，接着就是一串串眼泪流的哟！她流满泪水的脸贴着我的小脸，我双臂搂着她的脖子也跟着哭了起来。两张脸贴在一起，泪水也和在一起。小姑把我紧紧地抱在怀里往坡上跑，小姑穿的是薄薄的布衫，衣领敞开着，我精光光的小胸膛，贴着小姑皮肤光洁的胸口。她急促的呼吸，甚至她剧烈的心跳，我都感觉得十分真切。前几年小姑天天怀抱我这个小肉团子我毫无感觉，可这一回和小姑的紧密接触却让我，一个刚刚开蒙识字的小男生有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朦胧感受。

夕阳渐渐沉落，晚霞绚丽多彩，草滩上的牛群在奔跑，放牛娃在吆喝。在绿茵茵的堤坡上小姑紧紧地抱着我，我和小姑的心贴在一起跳动……几十年过去了，回想起来，那天的情景还十分清晰。小姑十七八岁时美丽的形象还栩栩如生地留存在我的脑海里，可大丫子的电话却说小姑已经离开了人世！

二

放牛滩上的事发生后，小姑带我一点也不走神了。她每天送我上学，接我放学，总是牵着我不撒手。我自己也觉得好像长大了许多。有时小姑要抱我回家，我不要她抱，就挣脱小手往前跑。小姑逮着我还眯眯笑着在我屁股上打两巴掌。小姑对我一言一语，一举一动，我都能体会到她多么心疼我。

小姑像母亲一样呵护我，又像大姐姐一样伴我玩耍亲密无间。小姑辛辛苦苦抚育了我五六年，让我这个没娘的可怜孩子快乐地度过了幼年，是多么的难能可贵啊！小姑比我大一轮也就是大我十二岁，年龄介于两代人中间，所以才有既觉得她像母亲又觉得她像大姐姐的那种感觉，但隔着一层肌肤之亲，这就算不得母爱了。母爱向子女所奉献的不仅是心血和操劳，而且包括她的整个肌体。所以人们才把母亲比作大地

舒舒

我从未感受过肌肤之亲的母爱。我只被爱过一回。像母亲一样敞开胸怀给过我一回肌肤之亲的，也是小姑。

那一年我六岁。这件事我忘不掉，一直到老还记在心里。

在展坝小学读了一年书，仁浩二叔和我奶奶说，“舒舒这伢子真是少见的聪明，能默写二百多字了，算术的乘法口诀也背得滚瓜烂熟。该让他进城上学了，长大了不得！”

那天清晨，奶奶坐在后院里梳她的长发。院墙是泥巴垒的上面攀着南瓜藤子。朝阳金灿灿地照着碧绿碧绿的南瓜叶子上，点滴滴的露珠晶莹透亮，南瓜花是鲜嫩鲜嫩的黄。奶奶将长发挽成一个巴巴髻搁在脑后，偏过头来，看见我已经起床，就瘪着嘴笑笑说：“舒舒，快去让小姑帮你换一件新衣裳，跟小姑进城，到你爸爸那儿去上洋学堂。”

我一听说要我走，眼泪就在眼眶里打转转，我舍不得离开奶奶。我揉揉眼睛看着站在奶奶身边的小姑，想哭哭不出声来。

“这毛伢子闷犟，要强的性子磨难命。出世就歿娘，算命的说他八字硬。”奶奶伤感地叹了口气。

“大婶娘，你别这样说毛伢子，这点大你就说他磨难命！”小姑嗔怪奶奶，立即跑过来抱起我说，“舒舒没有磨难了，舒舒一辈子顺顺当当。乖伢子，想哭就哭出声来，不哭出声来伤人。”

我听小姑话，就小声地哭起来。小姑给我擦掉眼泪。抱着我去摘南瓜花。南瓜花在面粉糊里蘸一蘸用油炸了好吃。小姑会炸南瓜花。我吃过好几回了。小姑说，“只能摘公花不要摘母花。母花摘了不结小南瓜。舒舒，我来教你，哪是公花，哪是母花。”

我吃了油炸南瓜花很开心，当天就跟小姑进了城。

父亲和后娘住在江城的一条小巷子，叫来龙里，是二楼。我跟在小姑后面上了楼，头一回见后娘，后娘正敞着胸奶孩子，让孩子吮一只奶，摸一只奶，嘴里亲亲乖乖喊个不停。我看了心里痒痒的。小姑望了我一眼，好像看出了我心里在想什么。

父亲微微笑一笑说：“舒舒，还不快喊妈。”

后娘看了我一眼，我有点怕。我抿抿嘴低头喊了声“妈。”

后娘没应声，但她脸上的表情很好看，是个长得很漂亮而且十分年轻的城里女人。在乡下我见到人家孩子亲亲热热喊妈，心里不是滋味，而我只有奶奶和小姑可喊。这会儿喊了一声妈，可又觉得这声妈喊得太委屈，眼眶里就涌出了泪水。

小姑将我一把拉进怀里说：“别哭别哭，喊了就行了。”小姑给我擦掉眼泪，那神态好像她才是我的亲妈。

小姑在城里住了几天，她很勤快，帮后娘烧饭洗衣拖地板，后娘很喜欢她，想留她做保姆。小姑笑笑，还是要回家。

小姑在回乡下前一天对我说：“我明天要走了，舒舒，今晚你跟我睡。”

小姑的床铺开在厨房里。那晚我就跟小姑睡，我钻进了小姑的被窝里。小姑把厨房门关好，熄了灯，进了被窝，就把我搂在怀里，我感觉到从未有过的温暖舒适。

我说：“小姑，你明天真的要走吗？”

小姑说：“要走的。我得回家。”

我说：“那你带我一道去吧！我要回奶奶家！”

小姑说：“你不能跟我回去，你很聪明，要留在城里好好读书，长大了不得！你仁浩二大叔说的，你忘啦？”

“我不要在城里上学，我要小姑，我要跟你回家，就在二大叔那儿上学……”我说着说着就扁嘴哭了起来。

“别哭，别哭。”小姑赶忙用手给我抹抹眼泪，接着轻声地对着我耳朵说：“舒舒，你不哭，小姑让你摸奶奶。”

厨房有一个小小的窗户透过一丝丝的光亮，小姑说着就捋起内衫在幽暗中我便看见两只饱满的白生生的乳房。

那年小姑十八九岁还是个姑娘。

“摸吧摸吧。”小姑轻声说。

听她说这话，还有她捋起内衫爽快的动作我觉得很突然，有点惊讶也有点胆怯。小姑拿过我的小手放到她胸口让我摸，我有一种从未体验过的愉悦的感觉，用小手轻轻地抚摸她挺挺的乳房。小姑叹了口气说：“你亲娘死得太早，真可怜。”

女儿河

听了这句话我心里觉得怪委屈的，摸了一下就将小手缩回去。心里还想摸，却没有再伸手，后来就睡着了。

第二天早上我醒来时，发现小姑已经走了。她肯定是一大早就轻轻地起床，没有将我碰醒，怕我醒了，要闹着跟她走。她还把我的被头掖得紧紧的，不让我受了凉。我捂着被子流眼泪没有哭出声，我想小姑一定也是抹着眼泪悄悄走的。

小姑走后。我心里总是觉得空落落的。爱的感受像游丝一样飘然远去，留下的是孤寂而苦涩的童年。

有一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我梦见两座圆圆的山，一个比我还小的孩子从两山间的山谷向上爬，用细嫩的小胳膊小腿拖着光溜溜的身子，一直爬到山丘的尖顶上，然后滑下来，再爬另一座圆圆的山丘。后来我好几次做过同样的梦。

也并非梦，是半醒半梦。是初入梦乡。是混沌。

很多年后，一位名叫弗洛伊德的西方心理学家的理论悄然流行。根据他的学术去分析，六岁那一年，十八九岁的小姑让舒舒摸奶奶，有怜悯也有爱，而实质是“性”，是广义而言的性本能。否则完全可以用买一块糖，或是做一件新布衫，来表达对舒舒的怜和爱，那样，舒舒也绝不会铭记在心，对小姑产生恋母情结，即所谓“俄狄浦斯错综”。

六岁幼童也有性本能。

“未知牝牡之合而腹作，精之所至。”是自然。这话是两千五百年前东方大哲人老子说的。

三

那年秋天，我进了城里的国民小学。过两年，江城解放了，学校改名为人民小学。小学的事我大多记不清了，唯独一次罚站经久不忘。因为那次罚站对于我来说太重要了！

我像操场上围墙边那根毛竹旗杆似地孤零零地面对黑板站着。我离黑板很近，能闻到黑板上粉笔灰的呛人气味。我一直望着黑板，黑板上面没有字，老师用粉笔写的几个歪歪扭扭的字让值日生擦了，擦得花花糊糊，好像一个个漩涡，像在一片黑暗中动荡着一团模糊的灰色混沌。久而久之，我自己也整个儿地溶化到混沌之中了……那年我八岁。三年级小学生。

问题出在我好提问。这几天我正在看一本叫《自然读本》的课外读物，看得很有兴趣，书中讲的是恒星和行星，天空布满了无数颗恒星，恒星永远是发光的，太阳是其中的一颗。我们地球是行星，行星都围绕着恒星转。我也不知怎么就老是在想，到了晚上，太阳落了，可无数颗恒星还在天上，为什么天就黑了昵？班主任李老师上常识课，我举手提问，老师没有回答出来。下课时他揪住我的耳朵将我拖到黑板边说，“展望舒！你敢刁难老师！面向黑板站好，天黑了才准回家！”然后昂一昂头，转身走了。

于是，我便留在空空的教室里罚站。

这是一幢破旧得难以支撑下去的平房。

教室外是狭窄的走廊，走廊外面就是操场。操场的一边有一个小沙坑，小学生跑上十来步向坑里跳，比赛谁跳得远。总是吵吵嚷嚷。另一边是一个摇摇晃晃的秋千架。常有小孩从悠悠荡荡的秋千上面玩掉下来，摸摸跌疼的屁股，引起阵阵哄笑。

这会儿操场上没有了笑声，没有了吵嚷。学生们整队集合，

如所

降下一面红布做的新国旗后都放学回家了。

教室的门洞开着。夕阳照着空空荡荡的操场，再把亮光照进阴暗的教室里，映着门框和窗格子的光影投在地上，投在七零八落的课桌上。明亮的光影投进教室，像投进一个阴暗的大窟窿。门的光影渐渐地爬到黑板边，爬到我脚下。对于人的视觉，光明是一种诱惑。对于人的思想，光明更是一种诱惑，不可遏制的诱惑。它有一种迫使人转移视线和转移思维的很强的吸引力。

门的光影十分果断地抓住了我的视觉并将我从黑暗中从灰色的混沌中牵引出来。这时我才注意到，老师和同学都走完了，在夕阳射进的炫目的光彩里，像有无数亮丽的精灵跳着舞蹈来陪伴我。于是，我蹲下身子，瞪大眼睛去注视，却只见地面上的一块白白净净的光明，那是夕阳穿过洞开的门投下的雪亮的光影。我想细看地面上光影的爬动。一丝一毫的爬动……

我从书包里取出削铅笔的小刀在地上亮与暗的交接处，刻上一道印记，不眨眼儿地看着光影的超越。我十分焦急，光影却纹丝不动。我只有耐心地等待。当我耐心地等待不再焦急时，光影却悄悄地爬过了印记。我又在新的明暗交接处刻上一刀，然后进入新的等待。等待光影难以察觉的爬动……

书上说，一寸光阴一寸金，光阴就是时间的意思。我从书包里取出小尺，量一量两道印记之间，门窗的光影爬过了几寸。我在无意中用光影在空间的移动来证明时间的流逝，我觉得这很有趣。一个小学生当然还不知道空间和时间原来是两个紧密相连的最基本的物理概念。我更无法预料这竟是我长大后与时间和空间这个看似浅显，而却极其深奥的研究课题打交道的起点……

我蹲在地上观看光影的爬动，从门窗照进教室里的光影越爬越长，一直爬到对面斑驳的土墙上，橘黄色的亮光就渐渐变成了暗红。光明已耗尽热情，直至枯竭，黑暗一步步逼近，便在不知不觉中包围过来。在大范围外空的背景里传来一种我从未听到过的狞笑声。一阵惶恐袭进我小小的心灵。我有点头晕。我觉得这屋子被黑暗挤压得像要坍塌似的。平时上课下课乱哄哄的，什么声音也不在意。在这黑暗到来的时候死一般寂静，我听到了屋梁

将要断裂的痛苦哭泣声。我害怕极了。

只听得哗啦啦一阵轰鸣，接着就是哭声喊声乱作一团。教室塌了！正在上算术课，砸伤了不少小学生。有人说死了好几个。学校大门对着一条巷子。住在巷子口的几个老太婆听说死了小学生就凑到一起唉声叹气抹眼泪，说是作孽呀作孽，怪不得呢，头天夜里听到了鬼叫，是几个小鬼还嚶嚶地哭。

可医院抢救结果没一个死亡。原因是屋梁的断头将要砸到站在黑板边演算试题的三个小学生时，怀有身孕的女教师赵如玉奋不顾身冲上去掩护了他们，同时还没忘记大声喊：“座位上的同学们！快钻到课桌下面去！”

我是站在黑板边三个学生中的一个，是赵如玉老师救了我一条小命。这辈子，我永远不会忘记她！

学生得救了，可是女教师被屋梁砸倒在地，流了产。教育局长亲自到学校在操场开大会表扬女教师赵如玉，让三个被救的学生也上了土垒的主席台，台很小，上去七八个人就很挤，连班主任李老师也没上台。台中央是毛竹旗杆上面飘着五星红国旗。赵如玉老师苍白的脸上挂着慈祥的笑容，但刚从医院出来显得很虚弱，赵老师搀着我的手，我感觉到她的手在颤抖。我禁不住流下了眼泪。教育局长在会上说，要给学校拨款，建新教学楼，还宣布给一个调干生名额，保送赵如玉老师上大学。局长说，“这样一位为了保护小学生，不顾自身安危，真正具有献身精神的优秀女教师，不保送高等学府去培养，那培养什么样的人呢？”

局长话说得很有激情，操场上响起一片掌声。

一个多月后，教室果真塌了。

在我罚站那会儿，教室还没有倒。我一直在黑板边站到夕阳落山，那时，黑暗正在吞噬整个世界。我该回家了。

在回家漆黑的路上，我掉进了水沟里，差一点淹死……

四

三年多没见小姑了。刚过春节小姑就进城来了。她带来了一篮子糯米年糕，挽着个小包裹。她咚咚咚上了小楼，乍一见我，就惊喜地叫了起来：“舒舒，你长高啦！”

我惊讶地问道：“小姑！你怎么来啦？”

小姑反问我：“舒舒，你不想小姑吗？”

我说：“我好想小姑，天天想。”

小姑说，“我就是来接你的！接你回乡下玩玩好不好？”

我说：“那当然好！我也很想奶奶。”

小姑这一趟进城打扮得很整洁，她穿的是红棉袄深蓝布裤子，笑容满面，给人喜气洋洋的感觉。小姑说：“三年多没见你了，舒舒，你十岁了吧？”

我贴到她的身旁说：“小姑，过了年，我实足年龄九岁，也就是虚十岁吧。”

小姑说：“读几年书啦！什么虚岁实岁的，你几岁小姑还不知道？你生下来一个小肉团子就是我拿块干净围腰布抱你的！现在长这么高了！十岁！你今年十岁啦！”

小姑解开小包裹，取出两双新布鞋，说：“小姑心里一直念着给舒舒做十岁呢，快穿上试试，看看合不合脚。”

我接过鞋一穿，很合脚。我说，“正好合脚。小姑，你好能干哦，你怎么做的？”

小姑说：“我是比照乡下和你同年龄毛伢子的脚做的，小姑能干什么哟！你把书读好，长大可就能干了！”

我说：“谢谢小姑，我一定把书读好。”

小姑说：“你书读得真好吗？把成绩单拿来给我看一看。”

我把成绩单拿给她看了。语文 95 分，算术 100 分，常识 100 分，总成绩全班第一名。小姑看着笑眯了眼。小姑说：“你仁浩

二叔说你聪明，叫我送你进城上洋学堂，还真让他说对了呢。”

见到小姑，我心里不知怎么那样高兴，爱的感受又像游丝一样飘然归来，我几年来积聚在心中的苦涩便一扫而光。我将两双新鞋收好后，又回到小姑身边，抬头望了望她说：“小姑，你穿这红棉袄真好看。过年了，你也穿新衣是不是？”

“小姑穿红棉袄好看吗？”小姑喜笑颜开而又压低声音对我说，“不是为了过年。我告诉你吧，小姑要成家啦！做这件新棉袄就是为了办喜事找裁缝做的，今天进城，心里一高兴，就先穿上再说。舒舒，喜事定在正月十八，好日子，他们家说要用花轿来接小姑，你愿不愿去看热闹？”

我听了十分高兴，我说：“当然愿去。我的寒假作业全都做好了，开学还早呢！”

小姑说：“舒舒，几年没见，小姑好想你，我这趟来接你回乡下，我做喜事，就是想有你在你身边。”

小姑说着说着就流起了眼泪，我赶紧说：“小姑，你别哭呀，我又没说不去！”

小姑擦了眼泪，点点头，又露出了笑容，然后悄声问我，“你后娘对你好些了吗？你喊她妈了吗？”

“我跟她有三四年了，她对我不错，我喊她妈妈已经很习惯了。”我告诉小姑，“我有两个妹妹，大妹妹上一年级了。妈妈前年生了一个弟弟，不到一周岁得肺炎死了。妈妈很伤心。她对爸爸说，不想再生孩子了，就把舒舒当自己生的儿子养吧。”

小姑连声说：“那就好，那就好。你后娘也算心善。”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跟小姑回展坝村。先过江，然后顺着大江北岸的堤埂步行五十多里路就到了。

那时过江没有渡轮，是船工划桨的木帆船。长江无风三尺浪。风浪大一点，木船更是颠簸得不行。正月的江面上寒风刺骨。小姑坐在船舱的隔板上，拉着我的手要我坐她怀里。我觉得自己已经长大了有点不好意思，就扭动了几下坐到她身边的船舱板上。